

——吴康宁教育随笔集

虽然孔子“不会噜苏了”

庄子何以“逍遥”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逻辑”

说不清的康德

红领巾是用什么做的

我们家是什么阶级

学生是老师的什么人

你为什么不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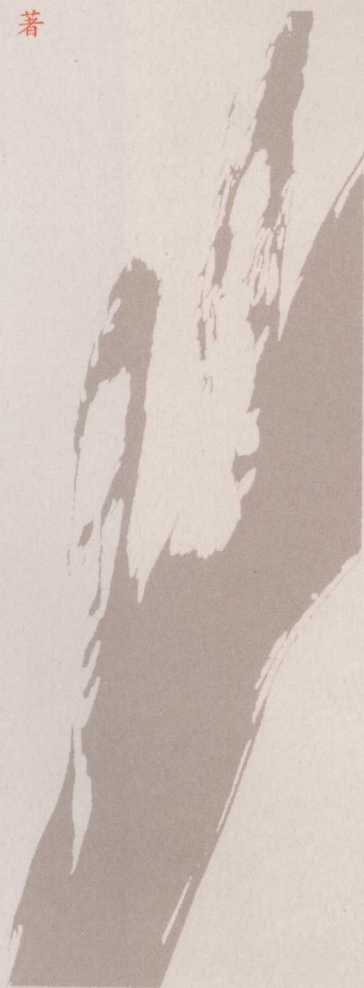
教师的能耐有多大

母校与校友：谁以谁为荣

■吴康宁 著

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

JIA RU DASHI ZAI JINTIAN DANG LAOSHI 广西教育出版社



■ 吴康宁 著



—— 吴康宁教育随笔集

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

JIARU DASHI ZAI JINTIAN DANG LAOSHI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 吴康宁教育随笔/吴康宁著.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9. 2

(现代教育书系)

ISBN 978-7-5435-5516-7

I. 假… II. 吴… III. 教育一文集 IV. 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3592 号

总 策 划◎吴国平
营销策划◎刘朝东
策划编辑◎青兆娟 张星华
责任编辑◎青兆娟 张星华
封面设计◎刘相文
版式设计◎鲍 翰

出 版 人◎李小勇
出版发行◎广西教育出版社
地 址◎广西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 话◎0771—5865797
本社网址◎www.gxeph.com
电子信箱◎book@gxeph.com
印 刷◎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13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5-5516-7/G·4551
定 价◎25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

首先声明，这本小集子的标题不是我自个儿想出来的，而是《教育参考》主编（雅称）国平兄（俗称）帮忙出的主意，因为我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最终还是思无良名、黔驴技穷，只得求助于国平兄。学界好友众多，为何独独求助于国平兄呢？一来因为这本小集子收入的36篇随笔，绝大部分都是在《教育参考》的“碎思新语”专栏里发表的，现在把它们拾掇拾掇捆扎成集，国平兄总不能袖手旁观；二来则是因为我虽常常自我感觉在定义和起名方面并不算太低能，但国平兄在这方面显然要远高出我一筹。

说实话，这本小集子的标题也实在不好起。因为其中所收随笔含有看上去差异明显的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写“历史著名人物”的，用如今教育界、学术界的许多人频频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来讲，是写历史上的一些“大师”的。诸如写“中国大师”的《虽然孔子“不会噜苏了”》《老子之谜》《庄子何以“逍遥”》，等等；写“西洋大师”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说不清的康德》《尼采与上帝》，等等。当然，我一向以为，历史的价值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同当今现实的关联；作为“历史”的历史早已逝去，一去不返，而作为“现实”的历史则随时再现，万世永存；写历史最终是要说现实的，

“纯而又纯”的历史写作是否存在，我始终是怀疑的。因此，我写这些历史上的“大师”，说到底还是想借助于他们来端详端详如今诸多被封或自封的“大师”“中师”乃至“小师”，借助于历史来理解现实，寻求点滴警示。这当中，自然也就包括了对于教育现实的理解与警示。

另一部分是写“当今教育问题”的，准确地说，是写发生在、反映在教育方面的形形色色的存在问题的，而其中许多问题都同教师有关。诸如《尊敬哪一个老师》《学生是老师的什么人》《红领巾是用什么做的》《教师的能耐有多大》，等等。无疑，说是“教育问题”，其实很少是“纯教育的”问题；说是“同教师有关”，其实很少是仅仅同教师有关。因此，我写这些教育问题、教师问题，也就不免多多少少要拉扯到教育之外、教师之外。

但细想一下又会感到，这两部分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因为教育是绝对需要思想的，教师必须首先是一个思想者，而历史上的这些所谓“大师”的价值恰恰在于，他们向世人提供、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帕斯卡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但人与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倘若把如我庸常之辈称之为“思想的苇草”，那么，就得把历史上的这些“大师”称之为“思想的大树”了，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二般的思想者，而是指天示地的思想家。作为思想家，他们的天职仿佛就是生产思想、传播思想。事实上，这些历史上的“大师”，往往也是以精神领袖与社会导师自居的。当然，作为同常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这些“大师”不光有其可敬与可爱之处，也有其可笑甚至可恶之处。而且，尽管他们已被如今的人们尊奉为“世界级”（而非“国家级”）“人类级”（似乎比“世界级”还要高一些）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也并非“句句是真

理”，而是有许多都不是真理，甚至是谬误。

于是，在写这些随笔的过程中，有时就禁不住会想：假如这些“大师”“有幸”活在当下，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和教育情形呢？假如这些“大师”“有幸”在如今的学校里成为“人民教师”，他们又将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学生、如何对待学生的家长、如何对待校长乃至校长之上的各种各样的“长”呢？他们也会同这本小集子中谈到的那些教师一样地言说与行动吗？尽管我也知道，进行这种“虚无假设”不免有点浪费脑细胞，但我还是时不时地忍不住要做这样的假设。

我的愚笨在于，虽然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冒出这样的假设来，却从未想过就用这种假设作为这本小集子的标题。可国平兄想到了。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了，以至于让我觉得他甚至比我还要了解我。

作为一本小集子的自序，“写在前面”自然不宜太长，以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可我似乎还有不少话要说，那就放到“写在后面”中去继续说吧。感慨的话、感谢的话，都在那里面了。

吴康宁

2008年9月19日于金陵天地居

目 录

写在前面 / i

历史人物·现实社会 / i

1. 虽然孔子“不会噜苏了” / 3
2. 孟子的“民贵君轻”与“以上为本” / 8
3. 老子之谜 / 14
4. 庄子何以“逍遥” / 21
5. 墨子爱谁 / 27
6. 《孙子兵法》的“贡献” / 34
7. 荀子与“心灵鸡汤” / 41
8. 韩非子的“治吏术” / 48
9. 苏格拉底的“神谕” / 55
10. 柏拉图的“理想国” / 60
11.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逻辑” / 66
12. 培根的知识与力量 / 73
13. 笛卡儿的“普遍怀疑” / 79
14. 帕斯卡眼中的“人” / 86

- 15. 卢梭的忏悔 / 93
- 16. 说不清的康德 / 99
- 17. 尼采与上帝 / 103

教育事实·教育问题 / 109

- 1. 生命宝贵不宝贵 / 111
- 2. 尊敬哪一个老师 / 115
- 3. 学生是老师的什么人 / 121
- 4. 教师的能耐有多大 / 127
- 5. 红领巾是用什么做的 / 134
- 6. 恨从何生 / 140
- 7. 你为什么不抗争 / 145
- 8. 愿不愿意你的孩子当清洁工 / 150
- 9. 我们家是什么阶级 / 156
- 10. “施舍”还是“还债” / 162
- 11. 受助贫困生：你感恩不感恩 / 169
- 12. “低龄留学”为哪般 / 175
- 13. “人民满意的教育”何处寻 / 182
- 14. 母校与校友：谁以谁为荣 / 188
- 15. 谁在讲演 / 195
- 16. 你累不累 / 201
- 17. 享受阅读 / 206
- 18. 成长故事 / 208
- 19. 教育之真谛：保持必要的张力 / 215

写在后面 / 217

历史人物·现实社会

假如孔子在天有灵，对于其后各代君主所恩赐的一顶赛过一顶的高帽子是否都会笑纳呢？对于延续至今不计其数的学者文人对他进行的褒扬性引述与解读是否都会认同呢？

假如孔子在天有灵，对于其后两次文化浪潮对他进行的愤怒控诉与无情批判是否也会“低头认罪”呢？对于延续至今不计其数的学者文人对其进行的贬否性引述与解读是否也会“幡然醒悟”呢？

1 ■ 虽然孔子“不会噜苏了”

孔子生前很不得志，其一生虽还算不上有多坎坷，却也很不顺畅。他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故年轻时便从政心切。无奈天意不顺，直到“而立之年”也未混到像样的一官半职，只好边收徒讲学，边寻觅时机。其间，也曾有幸走近君主，但最终都未得到赏识。一直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之后，孔子才被委任为鲁国的司寇，开始施展政治抱负。但没干多久便与君主不和，辞官而去，再度聚徒讲学。然而，孔子内心所期盼的人生舞台并非杏坛，而在政坛；心中所装载的并非莘莘学子，而是浩浩天下。这种政治心结促使孔子于55岁时下决心周游列国，在卫、宋、曹、郑、陈、蔡、楚等国来回转悠，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期盼能被采纳、被重用。这一转悠就是14年之久。其间，尽管也有君主管吃管住，酒肉招待，但就是不予重用；更多的情况下，孔子则是到处碰壁，或遭冷嘲热讽，或受饥寒交迫，或被驱逐出境，甚至险些被杀，“累累如丧

家之犬”。到了68岁时，孔子终知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且自知年老力衰，大势已去，于是不得不停止政治拼搏，终老于经书传授与古籍整理。

这样一个极度失意的孔子，应该是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自己在百年之后竟会成为亿万人长久尊崇的对象，尤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竟能受到那么多非亲非故的君主们不厌其烦的追封与膜拜的。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便被历代王朝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子本人也一再被供上圣坛。先是在公元纪年开始的那一年被汉平帝追封为“褒成宣尼公”，接下来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尊封过程：被北魏孝文帝封为“文圣尼父”，被北周静帝封为“邹国公”，被隋文帝封为“先师尼父”，被唐太宗封为“先圣”，被宋真宗封为“玄圣文宣王”，被元武宗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被明世宗封为“至圣先师”，等等，层层加码，步步升高，直到被清世祖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终于登峰造极，“地位高度”已无法继续抬升，逼得康熙皇帝只好从“历史长度”上做文章，往“未来方向”上说事情，将孔子誉为“万世师表”。

尽管孔子生前官欲极强，若是三个月不被君主任用，便会大失所望立马走人，并在离开该国国境时必定要带上送给下一站邻国君主的见面礼（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尽管孔子生前对于君主所发召唤的态度是召之即去（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但假如孔子在天有灵，对于其后各代君主所恩赐的一顶赛过一顶的高帽子是否都会笑纳呢？对于延续至今不计其数的学者文人对他进行的褒扬性引述与解读是否都会认同呢？这还真是个疑问。不过，这就由不得九天之上的孔子了，正如鲁迅所

言：“因为他不会噜苏了。”

当然，孔子身后所受到的不只是褒奖与尊崇，也有贬否与批判。但在董仲舒之后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贬否与批判可以说是势弱声微，因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象征的孔子毕竟有皇上的赏识与朝廷的撑腰。只是自19世纪末的思想启蒙起，对于孔子的贬否与批判才逐渐成为另一种强大的力量，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两次呈现出排山倒海之势。一次是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冲击（也有人考证说当时提出的只是“打”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家店，这就不必细究了），在这一冲击的浪潮中，孔子被赋予了“反动、腐朽、没落的文化的总代表”的身份；另一次则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的思想清洗，在这一清洗的浪潮中，孔子则成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祖师爷”。

尽管孔子生前对其弟子曾子每天多次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的做法十分赞赏，尽管孔子自己也说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过，则勿惮改），但假如孔子在天有灵，对于其后两次文化浪潮中对他进行的愤怒控诉与无情批判是否也会“低头认罪”呢？对于延续至今不计其数的学者文人对其进行的贬否性引述与解读是否也会“幡然醒悟”呢？这同样是个疑问。不过，这同样由不得九天之上的孔子了，仍如鲁迅所言：“因为他不会噜苏了。”

如今时代变了，膜拜孔子或打倒孔子的做法都已成为往事了，但与孔子有关、不用孔子来说事就没戏的活动却仍在进行，一直也未中断（其中也包括不时出现的一些给孔子戴高帽子或扣屎盆子的现象，尽管这已无关大势）。而且，也正由于时代变了——传统变成了现代，封闭变成了开放，单一变成了多样——尤其是传播、交流与集会的

■如今时代变了，膜拜孔子或打倒孔子的做法都已成为往事了，但与孔子有关、不用孔子来说事就没戏的活动却仍在进行，一直也未中断。



方式变得愈来愈迅捷了，因此，与孔子有关的活动也就不再仅仅局限在中华大地了，而是延展到了神州之外的疆域。譬如，2005年9月28日——孔子2556岁生日的那天——就举行了首次声势浩大的“全球联合祭孔”仪式，除中国内地诸多城市及香港、台北外，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德国等国的一些城市也参与其中，甚至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裹挟了进来。而与这一仪式相伴的，则是蔚为壮观的经贸洽谈活动。

诚然，眼下这一活动的参与者主要还只是华人，但这也相当了不得了，因为已经不只限于“中国华人”了，而是壮大到“世界华人”了，也算是孔老夫子走出国门的一种标志了。接下来，或许就是向“非华人世界”进军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前不久不就有人提出要将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推向西方国家，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之主流吗？果真如此，将是一种何等壮阔的景观啊！要知道，此处所说的“西方国家”可不是孔老夫子当年周游列国时的诸侯之“国”了，此处所说的“世界”在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上也已不是孔老夫子当年高谈阔论的“天下”所能完全套下的了。

尽管孔子说他的主张如果不能实行，就想乘木筏到海外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尽管孔子认为君子对于世上的事情并非一定要怎样做，也并非一定不要怎样做，而是怎样合于义就怎样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但假如孔子在天有灵，对于上述“国际化举措”是否也会笑逐颜开呢？尤其是对于把祭孔与经贸洽谈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创新”是否也会毫无异议呢？这也还是个疑问。不过，这也还是由不得九天之上的孔子了，还是鲁迅那句话：“因为他不会噜苏了。”

这就使人想起了关于孔子对于后人的作用的一系列说

法，“敲门砖”“钟馗”“工具”“道具”“装饰品”“玩偶”“替罪羊”，等等。九天之上的孔子其实是既风光又可怜的。由于风光，便有人说他名不副实；由于可怜，又有人替他打抱不平。渐渐地，孔子的面目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甚至有些扑朔迷离了。这就又引发了人们还原一个正宗孔子的愿望，于是便开始了“孔子究竟是谁”“究竟谁是孔子”之类的探究。

但孔子毕竟早已撒手人寰，后人对他赞誉也罢，贬否也罢，或是要些其他什么花招，他都已“不会噜苏了”。真正值得关注的倒是活在世间的诸君。想想看吧！当一个大活人明明不同意甚至极为反感外界强加的赞誉或贬否，但出于种种原因却又不该、不能、不宜或不愿“噜苏”时，心中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无奈？鄙夷？不满？委屈？屈辱？怨恨？愤怒？生不如死？抑或几者兼而有之？

巴金似乎就有这样的感受。别的不讲，单说巴金在其生命的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基本上作为一面旗帜、一种符号而无奈地工作着、生活着的，并因此而失去了许多“噜苏”的自由。他想辞去作协主席的职务，但“人民”不同意；长期重病的痛苦使他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但“人民”不答应。以至于他愤然而又凄然地说他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我为大家活”。

巴金只有一个。可是，明明并不同意甚至极为反感外界强加的赞誉（即便只是表扬吧）或贬否（即便只是批评吧），但出于种种原因却又不该、不能、不宜或不愿“噜苏”的，岂止巴金一人？又何止只是巴金这样的名人？或许，你我皆是。这可能才是真正麻烦的问题。不妨相互检视。

■当一个大活人明明不同意甚至极为反感外界强加的赞誉或贬否，但出于种种原因却又不该、不能、不宜或不愿“噜苏”时，心中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2006年8月31日）

2 ■ 孟子的“民贵君轻” 与“以上为本”

一部《孟子》，洋洋洒洒近五万言，留下思想一箩，佳句一堆。这些佳句脍炙人口，或沿袭而用变为成语，如“寡不敌众”“缘木求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或广为传颂成了格言，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而在“以人为本”的中国当下语境中，孟子的佳句被学人与官人们引用得最多的，大概要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了，即所谓“民贵君轻”。许多人认为“民贵君轻”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它是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光辉的部分。

这样说是道理的。在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诸侯国的君主们为争霸天下而对外频发战争，大动干戈，结果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则重税重刑，实行暴政，以至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孟

子以其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豪迈气概，率弟子周游列国，对君主们不顾人民死活的好战与暴政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猛烈抨击，痛斥这些行为无异于“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他告诫梁惠王，暴政只会引起百姓怨恨，走向灭亡；批评齐宣王不是不能施仁政，而是不肯施仁政；讥讽邹穆公说，在邹国同鲁国的战争中，邹国老百姓之所以目睹本国官员被鲁国军队所杀而见死不救，乃是对本国暴政的一种报复；点拨梁襄王只有不喜欢杀人的国君才能统一天下。孟子苦口婆心，不遗余力地向各国君主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与民本思想，但基本上没有成效，最终不得不和孔子一样退而著书立说。

当然，孟子并非提出民本思想的第一人。早在上古三代，就已有民本传统。大禹对其后代的第一告诫便是“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武王在征伐商纣的誓师词中也振臂高呼：“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春秋时期，管子则明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但孟子无疑丰富并具体化了民本思想的内涵。他大声疾呼：君主要推恩于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要施惠于民（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要与民同忧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赢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尤为重要的是，孟子并不满足于把“民”放在“本”的位置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民”的地位进行了大幅度